

诗词赋

也是一种回忆(外三首)

◎湘衡远客

当未来飘进回忆的窗户
等候的花儿才开放

原来,春天是虚无的
秋天也是

山,更是虚无的词语
海与山是一篇故事

水开始叙述,在夜里
又越过白天

只到站在入海口
才有了蔚蓝的名义

一只鸟,在飞向天际

致你

很想为你写一首诗
可蓝色的夏日里没有墨迹

天天研磨葱绿的河道
忙碌地摘取乌云和暴雨

也曾收到远方的雷电
可又化作淅淅沥沥

每天偎依在细雨的怀中
或者站上苍翠的高枝

蔚蓝的书卷渐渐染就
海鸟衔来天籁的妙笔

之所以仍然没有动笔
是因为此地已涨满诗意

星火

初春的花,到春末就谢了
夏天变成了一匹快马
载着所有盛开过的花篮
来到金黄色的秋园
园子的栅栏上透出些斑驳

冬天是最可以驰骋的舞台
但只有枯树,才能享受
望不到边缘的寂寞
那些被风褰起的往事
正在模糊的墙上跳跃
生命多么像荒原上的篝火
即使熄灭,也像枯树
在最深处长破

无聊是季节的通道
如同可以孕育的行星
在无边的宇宙里
享受着爆炸的欢乐
生命离一个故事越远
也就离另一个故事越近
不过,此刻正是春末
刚刚凋谢了的初绿
正站在起伏的山峰上
向更远处眺望

微巷

在山峦的深处
瀑布飞过的深沟里
一条古老的船藏于此地

它本属于黄河
却在长江以南
随你漂泊

只有漂泊久了
才懂得莫愁的滋味
只有懂了莫愁,才会成为笑容

有人说,太美,就要被折
但折了二十四年,仍美艳如昨

你曾自比病木
没有向死而生,怎载得万年春色

没看到你大海旁的身影
但不知为何,那条船却停留在此刻

这就是藏舟於壑
藏山於泽吧

甚至,就连名字
也藏在儿化音里

微巷的微
是乌衣的缩写

走天下

一座特别而温馨的公园

◎王濠

这次来温哥华正是冬季,虽说温哥华的气候特点是全年温和,但冬天雨水特别多,因而依旧还是寒冷。一个有阳光的日子,突然想出去看看,于是做攻略发现离住处不到十分钟的路程有一座“红木公园”。

红木公园位于南素里,没有大门,没有明显的标记,也谈不上收费了。公园有两处停车场,分别能停几十辆车,由此可见,平日里这里的游客不会太少。

虽说气温还比较低,但游客还是陆续走来。虽不是休息日,但现在因为疫情缘故许多蓝领不上班,还有些白领在家办公。弹性时间让一些待在家里感到闷得慌的人更喜欢到户外。公园说是没门,但耸立的大树两旁能看出是人为修剪而开拓出的路,远看就像是一扇敞开的高门。

门两边尽收眼底的是一片高高而立的红杉树,用参天来形容并不为过。向里略走一会儿,是青青的草地,娇艳得让人难以置信。说起来也很有趣,温哥华的夏天草地都是黄的,即便天旱,政府也不容许浇灌。而到了冬天温哥华阴雨连绵,草地却焕发青春,格外养眼。

进门处有一处儿童乐园,滑梯、跷跷板、攀绳和秋千之类的应有尽有。老远会听到孩子们的欢歌笑语,让这个世界凭空增添了不少热闹和朝气。几乎和我同时进入的是一位年轻的华人母亲,领着两个不大的男孩,进门后径直朝儿童乐园走去,看来是熟门熟路。草坪处有凉棚,长长的,材质全是木料。加拿大不缺木材,从一个个凉棚用料上就可以看得出。棚顶有宽大的木板遮阳,此时落满了枯叶,远看令人遐思,甚是壮观。棚底是木制座椅,能同时坐十几个人。恰好看到一位妇女领着孩子在那儿悠闲地吃着点心,喝着饮料,想象风和日丽时在此野餐该是何等的惬意?这样的凉棚至少有三处,再次佐证了公园游客平时一定不会少。

许多人都是结伴而来,母亲或父亲领着孩子居多,年轻人成群结队,嬉笑打闹着跑来跑去,一看就是学生。也不知是放了学,还是下午没课,书包背在肩上,“疯劲”特盛,估计是课程压力不大。不少人牵着宠物,狗狗为多,各式各样。有体格壮硕的,也有小巧玲珑的。一对年轻夫妻用背包背着一只黄猫,见人便喵喵直叫,像是在打招呼。“独行客”大都戴着耳机闷头快走,很快消失在高耸的树林之中。那架势甭猜一定就是来“锻炼”的。后来发现这个公园很适合健身。

公园有个奇怪的现象,没有路标。担心走迷路,我一直追寻一些游客的行踪,不敢独自行动。其实后来才知道,公园里供行走的路一共有五公里多,而且是在城市里,肯定走不丢。不过如果一个人不熟悉环境,贸然走进来还真有些“迷糊”也有些担心。因为抬头低头都是五六十米高的“巨树”,地上还横七竖八的歪着躺着一些不知何原因倒地枯烂的树木,看上去有些“阴森”,还是心有余悸。当然这只是担心而已,据说此地治安一直很好,而那些在我看来有些“震撼”的树木,恰恰是当地人喜欢的。走在这样的树林里,不仅可以呼吸外面难以呼吸到的天然新鲜空气,还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风光,这在喧闹的城市里是很难享受到的。我想这很可能就是游客喜欢的重要原因,因为这座所谓的公园,除了树木草地,没有太多诱人的东西,但人们看重的恰恰是“原始”形态。

加拿大这样的公园不少,因为地大物博,植物茂盛,所以政府开辟了不少地方让人们有机会拥抱大自然。但红木公园还是有些特别,因为它曾隶属私人。

19世纪一位早期一位拓荒者取得这块80亩地庄园的拥有权,他在此开荒种地,养育着全家。多年后当他年事已高,便作为礼物将此地一分为二送给了失聪的双胞胎儿子。俩兄弟并没把土地分开,听不到世间的声响,但挡不住兄弟俩对大自然的热爱。于是从1893年开始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里,

文汇轩

瓦是乡村的外衣。

当我再次提起瓦的时候,已远在他乡。多年没有回老家那个小山村,想起故乡,眼前还是当年离开时的景象。绿水青山不见苍老,而我却早生华发。

在川北延绵而舒缓的群山中,村落就像灌木丛,一簇一簇地分布其间。远远望去,几面灰白的墙壁和青黑的瓦顶在墨绿的草木间若隐若现,仿佛被弯曲山路串起的葫芦挂在重峦之中。早年经常在深山中负重前行,窄窄的山路总不见头,有时要找一个歇脚的石头都非常难。我上初中时隔几周的周末,都要与父亲一道从周边剑阁或阆中的乡场上背小百货回村代销,有次父亲特地称了我背的货物,居然有一百八十斤。在山路上走得精疲力竭快要倒下时,转过一个山湾,突现一片竹林,便心头暗喜。川北农家都喜欢在屋后栽慈竹,可就地取材编背篋、撮箕、席子等。果然,浓密的竹叶间透出一行行落满竹叶的青瓦,看到浓密间飘散着缕缕灰白的炊烟,顿时就有了到家的感觉。不管主人熟不熟悉,暑天都可以到人家檐下歇凉,雨天可过去躲雨,如果正好赶上吃饭时间,主人家也不会在乎一碗酸菜稀饭。看到了瓦,也就看到了家,心里就踏实了。

在乡下时,盯着瓦顶发呆的时候也不少。早年乡下没有通电,也没有多少书看,特别是感冒生病后,能做的事就只有躺在床上数檩子、椽子和亮瓦。川北多柏树,檩子都是去皮粗略打整的小柏树,椽子则是柏木板,年岁一久,灰尘和油烟就把檩子、椽子染成与老瓦一样的黑色。在漆黑的房顶上,只有几片亮瓦可以透些光亮进来,不过瓦上的



王成彪/图

他们就注重就干一件事:移植和种植了大量来自欧洲、亚洲和北美的树木。他们广泛搜集来自俄国、意大利、日本、中国等世界各地的树种并有规划地栽种在庄园里,其中最早也最多的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巨红杉,亦被称为海岸红杉。后来红木公园因此得名。除了红杉,庄园里还有黑胡桃、欧洲白蜡、中国板栗和欧洲白蜡等多达到50多种落叶和针叶树,经过100多年的风吹雨淋,阳光普照,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自然乐园。

兄弟俩终身未娶,为了保护这片心爱的自然世界,他们在森林里建造了一间树屋,一直生活在庄园里与大自然为伴,精心呵护着那些他们喜爱的高大树木。进入20世纪,俩兄弟决定把庄园捐赠给素里市政府。1959年这里变成了公众休闲之处,庄园改为公园。

树屋因火灾早已化为灰烬,但人们为纪念俩兄弟就在原地复制了一间。所有来公园的人一定会先到树屋前看一看,然后再去公园其他地方。而对孩子们来说,最能引起他们兴趣的是树屋后面的一片隐藏的树林,那里是孩子们无比向往的地方。

踏着满地的青草、绿苔,走过杂乱的树枝,透过树木会赫然发现,眼前是一片神奇的色点斑斑的天地,数百个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小树屋悬挂在树枝上、隐藏在遍地的树叶中、安卧在倒地的圆木上,围坐在粗壮的树底下。周围布满了苔藓和蕨类植物,地上横七竖八竖到躺着有许多原木,而那些摆放不规则的小树屋,则像一个个小仙子、小幽灵随时映入人们的眼帘,这真是现实中的童话世界,让所有身临其境的人无不发出惊奇的感叹。

小树屋是用薄薄的木材做成的,大的像挂钟,小的像八音盒,还有的像小圆筒。大都是原始的底色,然后涂上各种颜色。有的在屋顶,有的在屋檐,还有的在屋面。

是谁发起和创意了这个童话世界?似乎没有权威确切的答案。人们只知道,公园这处特殊神奇的地方,成了孩子们的好奇和向往之处。许多孩子在大人的带领下,拎着早已准备好的小树屋,激动而欢快地奔向树林深处。找一个好的位置,挑一处理想的地方,然后把自己亲手制作,或者在外面商店购买的小树屋放置好,然后默默地许愿,祈祷自己的期盼变为现实。

在这里我看到了与我同时走进公园的那个华人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其中稍大的孩子手里拎着一个崭新的“小树屋”。母子三人在树林里走来走去,指指点点,一看就是在寻找合适的地方。最后他们在一棵倒地的大树的树洞里把“小树屋”摆了进去。

瓦下听风

◎彭家河

落叶和瓦下的蛛网已让光线更加昏暗。亮瓦是玻璃制成的,能透光,但看不到瓦外的天空以及树木,要凭借瓦上的声响,才知道房顶上的过客。如果声音是一路“咚、咚、咚”地传过来,那一定是一只无聊的猫;如果是急促的沙沙声,肯定是心慌的老鼠在顺着瓦沟跑。更多的时候,只是听听瓦上难以理喻的风,听风在房顶与瓦说些悄悄话。

瓦与风总有说不完的话。人听到的,只是极少极少。瓦与风一般都是轻轻絮语。我想,他们谈论的,无非是坎上庄稼的长势啊、西河里的鱼啊、二帽岭上的花啊,因为每年春节前,我爹都要上房扫瓦,扫下的就是麦子、鱼骨头、小树枝这些。瓦仿佛是从不喜欢外出的主妇,风就是一年四季在外面闯荡的男人,一回来就带些外面的小玩意,讲讲外面的小故事,把瓦哄得服服帖帖。当然,有时候瓦与风也会吵嘴甚至打架,夜里总有些瓦从瓦楞间翻起来,与风纠缠,有的还从房顶上落下,摔得粉身碎骨。听到“啪”的一声刺耳脆响,瓦下的主人都会心头一紧,然后不问青红皂白,对着房顶就大骂风,肯定是风的不对,瓦成天默默不语任劳任怨,风过来一会儿,房顶就不得安宁,瓦还要跳楼寻短,难道不是风的错吗?这些,风能说得清吗?风可能受了委屈,一路呜呜着跑了。落下房顶的瓦摔得四分五裂,抛弃在路边。别的瓦仍然低眉首首,与属于自己的那一缕风继续私语,或许他们对风对瓦的性格早已习惯,总有几片瓦会与风一起私奔,也总有几片瓦会宁如玉碎。乡下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吗?

瓦只要上了房,盖在檩椽上,往往就是一辈子。

临走时,孩子一再回头,仿佛放心不下。

孩子们都相信,小树屋里一定会住上可爱的小精灵和小仙子。虽然他们从未见到过,但依然觉得自己的梦想一定会成真。否则那些成百上千的小木屋会从何而来?就连陪伴而来的大人甚至都相信,这些小木屋会给小精灵小仙子们带来快乐,因为孩子们的真诚和善良会感动每一个前来游览的人。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儿时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大人讲述的童话故事。那些来自传说,出自作家笔下,甚至是大人们即兴编造的神奇而美丽的画卷,像魔幻一样展现在眼前,让孩子们无比激动、好奇,更是浮想联翩。以至于小小的脑海里充满了期盼和梦想。这些美好而奇特的梦境伴随着孩子们一直成长到“成熟”,直到有一天恍然大悟。童话世界是孩子们不可缺失的另一个大千世界,它彰显的不仅是奇幻、童真更多是善良、正义和美好。所以许多人并不忍心将那些在幼小心灵里埋下的“奇妙”种子轻易拔掉,依旧藏在心底,陪伴终生。

站在那一排排一片片一堆堆的小木屋前,你会发现无论是悬挂的,还是放在地上的,没有一个被破坏,也没有人随意去挪动。人们像是对待自己心中的“偶像”一样,在精心地呵护和珍爱着。

小仙子和小精灵都出自传说,小巧的身材、灵活的动作、美丽的身姿、高尚的品德、非凡的智慧。超自然的本领,让孩子们充满了敬佩、好奇和向往。小仙子小精灵居住在森林的最深处,这更增添了神秘感,孩子们不禁会问:平时谁跟小仙子小精灵们在一起?

人们自然想到了俩兄弟,想到他们无偿把公园捐献给公众的慷慨,让人们在惬意中尽情与自然拥抱,让生活增添了更多的情趣和美好。俩兄弟的高尚情操和无私作为不就是小仙子小精灵的化身吗?

童话世界是“世外桃源”“人间仙境”,虽不复存在,但可以令人遐想,令人关联,从而更加激发和坚定人们热爱生活、创造幸福的决心和信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有好多成年人对童话世界情有独钟的答案了。

在红木公园走了一圈,许多人记住了大树、草坪,特别是孩子们,一定对“小树屋”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当然许多人也记住了令人心旷神怡的新鲜空气,更记住了福及后人的双胞胎。离开时没觉得这是冬季,也没觉得多么寒冷,相反一股春意滋润全身。多么希望这样的“善举”,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感觉能多一些。因为不管生在何处何方,人们对生态的需求是相同的,对美好的向往是一致的。

要么是仰瓦,要么是扣瓦,仰瓦要上天下小,扣瓦要上小下大。有时,房脊梁上还会垒一排立瓦。每一片仰瓦的大头都要压在上一片仰瓦的小头下,每一片扣瓦的小头都要压在上一片扣瓦的大头下,而且所有的扣瓦都要压住仰瓦的边沿,这样严严实实,一丝不苟,才能遮风挡雨,营造一个温暖的家。瓦有瓦的命运,瓦也有瓦的规矩,乡下人肯定早就读懂了这些。

一年当中,乡下人待在瓦屋里最长的季节就是秋冬两季。庄稼都收种完毕,梅雨时节或者霜雪天气,无所事事的大人小孩子就团聚在一起烤火做些家务。但更多的时候,我则喜欢钻进温暖的被窝,垫着枕头靠着墙壁看小说,这样身心都温暖如春。我在乡下教书时,有年在南充人民中路一旧书摊上买回了所有的《十月》等文学期刊。有一天,我合上杂志,听着瓦上风声,突然明白,每一个人都在羡慕别人的人生,其实每一个人只能经历一种人生,通过小说,可以品味别人的酸甜苦辣,可以经历各种人生。一个人过好自己的人生,此生才有意义,重复或者模仿别人的人生既不可能也毫无意义。从此,无论是出入瓦屋豪庭,身居陋巷还是穿行都市,我都内心恬淡自信,对世间奢华,心如止水。

瓦下的孩子都一辈一辈长大,离开了瓦屋,走出了大山。估计都没有多少闲暇回一次老家,更没有多少机会再在瓦下静坐。我相信,每一片青瓦下,都沉睡着一粒坏瓦的种子,总有一天,他们会在风中醒来,听听风中的故事。我相信,每一条都市大街上,都有来自乡下的孩子,总有一天,他们会怀念瓦下听风的日子。